欽定四庫全書

則堂集卷一　　宋　家鉉翁　撰

肅堂記

[illegible]濂[illegible]居[illegible]成[illegible]植李氏獲與之遊及其弟
[illegible]貫爲[illegible]不敢之[illegible]之[illegible]相得之晚果不或謂余
[illegible]不識其[illegible]不識其父則知淵源所漸厥有自
來也[illegible]考來歸舜臣亦自肅寧

至余乃得升老子之堂徧交羣從典刑法度炳乎相輝
或以文采著或以政事稱皆端静而内守篤學而好修
信鄉譽之不虛得也肅寧壯邑也介燕趙之閒民物繁
阜風氣雜揉自昔以為難治或勸無往君慨然曰邑以
肅名吾平日售用一肅字當以吾之肅肅彼之未肅奚
難治之有乃隨事而整葺之邑庠久廢衿佩散而之四
方文風索然君首以興學為務聿新泮宇漸復舊章絃
誦之音洋乎盈耳人知講學之為貴是其政之肅而文

也五方游惰之人怙威羣行積為田里之害君震之以不怒馴之以有禮强梗率服入其境相戒無犯是其政之肅而和也健險好勝之氓持吏短長以為訟端敗俗傷化莫此最甚君臨之以莊鎮之以静伸其鬱滯而平其險嚚莫不革心向善俯首從化舊習為之丕變是政之肅而有紀也在官六七年乃獲授代以去邦人為之立碑頌德以為前之宰是邑者幾人久而肅肅而成如君全美實所鮮儷余昔扁君之堂曰肅以昭其實也君

欲記之以發揚其義乃重告之曰夫肅之為肅乃聖賢
學問中之事非世俗尚威嚴以為肅也肅之此心肅之
此身心正而身修肅之本也其本既正然後推以達之
於事本正而末舉聖賢學問之肅也三代而下為政者
尚防禁設章程以求人之肅此吏治之肅非學問中事
君子有不貴也易之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又曰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文言之敬
直即學問之道所以肅乎其內者也文言之外方即吾

內肅所以達之於事而無不肅者也大率主敬以為之
肅則心正身修而內自肅也未有中無所主而能內肅
者也未有內之既直而外之不能方者也文言之直方
貫本末該內外而為言也余觀舜臣父子兄弟所以修
之家庭者而知其平日用工在內所主在敬也惟其所
主在敬故其達之於外者無往而不肅君令贊貳淮安
以其施之一邑者而施之一州廉譽著聞士論歸重無
異辭此敬直之效驗隨地而著者也由是而擴充在我

之工夫無有間斷則其肅之於外者將日異而月不同豈止一邑一州而已哉舜臣其勉之

敬室記

朱張二先生倡道東南共扶千載之墜緒志同而道合相得而彌章者也而武夷之傳至于今百有餘年門人高弟皆能尊聞行知以其得於師者復畀於後今再三傳莫不曰我朱門之的派噫其盛矣余獨恨南軒先生無恙時士之登門受業者袂聯踵接而吾蜀人互鄉闕

黨之執經隅坐視他邦為尤衆中更蜀亂衣冠散落南士或以文學顯或以科舉政事奮莫有泝其學問源脈之所從來而以廣漢之道自鳴于當世者雖時使之然而從遊之士亦不為無責也宇文氏再世從先生嘗在大弟子之列淳祐間子敬始自蜀來輯其先世所聞於先生者求訂證於庸齋趙公之門庸齋深器許之為之大書以表其傳且曰南軒之道在子其勉之哉自是以來子敬欽承一綫之緒為學愈篤用志愈專而縉紳士

大夫所以期之者亦莫不在是會余以國事久羈於北子敬書來孳孳問辨不以患難零落而廢其講習之功且屬余為書敬室二字曰此南軒先生所以遺吾祖者中燬於火願為我更書之余辭不敢僭然宇文氏之得于南軒者在此一敬亦吾徒所當共講也乃述舊所聞書而復之蓋人所以中天地而立者此一心也心所以主宰此身而裁制萬事者此一敬也操之而存存之以此敬也治之而治治之以此敬也養之而無害充而致

之以造乎至誠無息之地大率始終乎此敬夫敬豈自外至者哉人生而靜敬之原也是故君子之學貴乎主靜主靜者主乎一者也主一無適夫是以為敬中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敬之在中而未發者也迨夫喜怒哀樂之既發則散見於外者何莫非此敬之流行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皆戒慎恐懼之所積而慎獨之功也敬雖隨事而在所以為敬則本乎其中先生以敬加室亦欲人謹之於宮庭屋漏之間耳嗟夫世淪俗斁

丏治之傳不遺其後而子敬獨能泝其父祖學問所從來恪守毋墜求之衰俗殆不多見余願子敬心廼祖之心學南軒之學以是自名其家以是私淑諸人益衍其傳於後使廣漢之派與武夷並傳顧不偉歟乃書為敬室記

李氏敬聚堂記

三代而上以宗法聯合族屬親親之恩雖百世不渝也宗法壞於秦義聚興於漢義聚者古宗法之遺意絕無

而僅見是故君子貴之善乎先正范公之言曰吾宗黨自始祖而下諸父昆弟猶子穉孫常數十百人自吾之身而言雖有戚疎遠近之不同然皆吾先祖一體之所分也夫以一體之所分而癢疴疾痛不相知聞貧富貴賤莫相收恤是豈吾祖先垂澤裕後之意哉乃立義莊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餘年范氏裔孫猶列居文正坊中義規炳然海內視以為則余昔嘗寓跡於吳慕而效之宗黨散落四方集之不能會每以自慊晚歲來瀛邦

人父老為余言吾城中李氏鄉之義門也自其高祖脫身亂離拮据卒瘏始營居室遺命子孫聚廬合爨毋得他徙厥祖厥考率而行之迨至惠甫弟兄復從而推廣之聚指日蕃家政益治儉勤均節内外無閒言盖義居者五世矣余聞而善之一日造焉主人延客坐堂上弟子姪左右列侍撰杖奉几各以其職童子勝衣以上拜跪皆能如節余為之感嘆不能已噫嘻此中原舊俗毛公董子道化之所及於今不多見是當有褒表前此闕

焉令總管僕散公開鎮是邦崇尚風化大書張公藝事以示旌奬李氏榮之揭之西南特室求余扁其堂且為之記之將以傳示子孫期毋負賢牧表揚之意余於鄉黨美善固喜聞而樂道之李氏復以此為請其庸無書余惟公藝朴謹人也平居非有學問講習之益乃能恪承祖訓以一忍字聯合族屬是可尚矣然忍之為義見之經傳所以節止喜怒之過乎中者喜之過則流怒之過則厲家人嗃嗃怒之厲也婦子嘻嘻喜之流也節而

直齋記

夫易天地自然之易也歷四聖成書至夫子而後集其大成一易之外無他易也漢末有揚子雲者著太玄始僭聖擬經而為之玄至衛之平又從而為之包其後率皆得一數成一書皆僭其號為易後人以其新奇而學之而天地自然之易隱矣是故易可學也而僭聖之書不必學矣學僭聖之書則四聖人之易愈不明矣此予平日之論也晚歲來瀛平生舊交皆遠惟閉戶讀易而

已既而趙君敬叔自燕而歸朝夕相從惟談周易不及其他予問之曰世人皆好擬聖之書子何為不談之敬叔曰吾惟知有易而已他未暇學也予聞其言斂衽欽嘆曰子可謂善學者矣僭聖人之書不接於目則聖人之易始著於心自是與敬叔論易一日敬叔語余曰吾以直名齋子為我發其義余曰直之字義見於經者多矣未知敬叔所以名齋之意何所本敬叔曰吾嘗讀易至坤之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以為聖人之學實在

於此朝夕思之以為學問之大經吾之名齋取是而已
余作而對曰善乎子之讀易也此余平日所得於易者
而敬叔乃與余同夫直方而大乃聖賢傳心之要也本
之吾心根諸天分此直此方也著之德行達之事為此
直此方也自東而西自南而北以至上下內外左右前
後何往非直何行非方惟直惟方是以為大斯乃天然
一定之理與帝典執中中庸時中其義相須彼言中推
之一家之中一國之中天下之中莫不皆然此言直言

方推一國一家以及天下之大亦莫不然此直方所以大也聖人之用易也以吾心本然之直自然之方而律天下萬事萬物之理推而致之何往而非直何行而非方此直方之所以為大也以其出乎至公本乎自然非智巧安排所可及是以云不習无不利非窮理之深有見於道者未易語之以此然敬叔以敬為字以直名齋合敬與直而其義乃備夫敬主乎一者也不貳以二不參以三乃所以為敬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此聖人教人以敬而求直所以直其內也由是而推之則義立而德方矣大學絜矩之道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無以從前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大學所謂絜矩即坤六二敬以直內之所推也知夫子敬以直內之意即知大學絜矩之方所以合乎義也知大易之直方即知大學之絜矩主敬直內守義方外相須以成也知敬義相須即知直方所以為

大也吾與敬叔相處久而知其為人洞洞屬屬惟敬惟畏語不妄發發必中節行不妄動動必皆謹周游四方所與交游者皆當世名士確而信守而篤直能以敬而直其內者也由是而推之何行而不方乎惟直惟方所以必至於大真善易者也至於命著求卦必按乎義理而為之説不與時而俱遷故動中於禮不爽於義其平日用功專在持敬以行乎義吾觀其立心制行應事接物未有違乎敬者而其所得大率本之坤六二一爻非

善讀易不能也世之學者篤意於僭聖人書至於聖人之經往往忽焉予毋病乎是故於敬叔所學深有取焉敬乎敬乎其直方之所以為大乎乃書以復之

節齋記

易於渙之後而受之以節節者所以正天下之渙而納之於至善之地也粤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盈乎宇宙之間者莫不皆有自然之節至衆而至一也至不齊而莫不皆止於齊也由其有自然之節而聖人因之以為

節故凡天下之渙者皆至於節而止日星運乎天渙也而有常度寒暑行乎地渙也而有常經在人則君臣父子之倫日用常行之道所以止仁止敬止孝止慈各止其止而不得過者皆其自然之節也士君子學問之道存養之功亦貴乎知所節知所止而已矣傅君夢臣中原望族世有爵邑於朝而夢臣以儒名家嗜學不倦中年奠居河間則以岐黄之道教授於其里扁所居曰節齋其用志固已過人遠矣余惟盤古三聖人為天地立

心既創制立法以冒天下之道復為生民立命而醫之教興焉其事雖不同而所以為節則無不同也子不觀乎渙與節之二象乎風行水上為渙風固動物而水與之俱風行而不留水逝而莫之止猶情感於物而動與物俱遷者也是故聖人受渙以節見水澤之義焉盈虛之不常者水也止節之有定者澤也義理之節情猶水之節乎澤止其所而不得過也是乃學問之道而醫之理存焉渙其受病之源節其制病之藥而甘節苦節云

者則參芝瞑眩隨所施各得其當者今吾與子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此節也而形命於氣氣為形役寒暑晦明蝕乎其外吉凶憂患感乎其前神放而馳氣暴而弗斂則疾疢之所從生也而醫經之節易經之節乃有相似者溫凉以劑其燥濕補瀉以制其盈虧窒者通之痺者砭之逸者收之疾之來無窮而吾之節無所不盡是固醫術而學問之道存焉若秦和陳六氣序五節以告晉平公且曰君不

才而子曾子獨以天資一魯受知聖人其後造詣既深
優入聖域獨承道統千載之緒傳之子思孟子流衍盛
大至於無窮皆自前日一魯中來也余始至北方問中
州道脈所託令有人乎縉紳諸公交誦魯齋許公之賢
且曰篤實內守學為曾子者也余未及往見而自燕徙
瀛許公亦告老而歸旋聞下世每用此為恨厥或告余
曰繼許公而作者拙齋劉公仲寛其人也余時欲見之
而劉公適以使事來瀛乃得相識聽其言論觀其風致

藹然道學氣象而用拙名齋與許公所以為魯心法實
有相似者余喟然嘆曰繼魯翁而作者捨拙翁而誰歸
乎道之源脈其在斯乎夫魯之與拙非容色之外見者
也根諸天稟之自然加以學問之日益義精理明純一
無雜故能以道自任譬之廣谷易川地力深厚種之無
不生生之無不長大茂盛以其植本深厚故其發達悠
遠彼淺中弱植倏盈而疾萎者夫豈任重道遠器哉而
況拙之字義與巧為對者也夫子嘗有云巧言令色鮮

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於一巧一拙之間有仁不仁公與私義與利之辨聖人之慮後世深矣有人於此簧其辭貢其容飾乎其外以求人之悅己斯人也所為雖未至流蕩而忘返而志之所之常鶩於外則人慾之分數視天理為勝去道之遠從可知矣復有人焉剛且毅不為茍容木且訥不事速售中有所主外無所慕斯人也縱未能全體皆仁而心之所存常務乎內則天理之分數視人慾為勝謂之近仁豈不信乎葢天禀之厚者

道由明善而誠身悅親以至信乎友獲乎上得乎民體用兼該有諸中必達於外窮而在下則任斯道之託達而居上則任世道之託莫不自務內踐實中來吾於拙齋有望焉書此為記以見余區區期望之意云

尊教堂記

陸象山先生近世大儒也嘗有云東方有聖人生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方有聖人生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數千百載之上有聖人生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數

千百載之下有聖人生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語出人
或謂象山兼取二氏之學余曰不然此心此理四方上
下實無不同豈惟聖人同之智愚賢不肖得諸天而有
諸已莫不皆同但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是故
聖人因心以明道因道以立教道在天地間一而已矣
教在天地間亦一而已矣自羲農黃帝迄于唐虞商周
之盛此一道也此一教也由中邦達于四外極于八表
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此一道也此一教也覃域中有四

大者矣而未聞教之有三也至西漢初年有為黃老之言者曁晉宋齊梁魏隋而西竺之教行乎中國雖並驅相先各尚其所尚然其即心以明道因道以立教謂人性無有不善人皆可以學至于聖賢與吾聖人所以立教有相似者象山翁所謂此心之同此理之同以是故爾余昔在里中鄉人有立祠象設吾聖人與老子瞿曇而參事之者榜之曰三教聖人之祠余語之曰教可三乎教可三道亦可三乎盍扁之曰尊教庶幾合異為同

道視世俗之人尊崇異教以徼求福利者不可同日語矣乃書尊敎二字以扁其堂復為之記

思義齋記

思義齋者鯨川李氏所以垂訓於其子孫也李氏祖子孫三世相承無他兄弟至思義君乃有三子皆業儒通經行誼著于其里思義君每為之戒曰吾孤根獨傳於今三世每懼弗克負荷汝兄弟壯大鼎立自今子孫繩繩足以勝祖先門戶之託然吾欲爾曹之聚而相依不

欲爾曹之析而相遠也夫人所以族居林立於宇宙之内孝友睦婣交相愛者以有義存焉耳義者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固有義存則由祖暨孫至于永世一本而衆支也譬之松栢生乎高岡枝葉扶踈上干霄漢自本自根一而已矣是以昔之鉅賢偉人聚族而處名曰義聚為之田曰義庄為之居曰義宅比屋而處共爨而食揭為義規祭祀婚嫁慶弔吉凶交相收恤百世如一日也吾以思義名齋欲汝曹之思乎義而常相保也其嗣長

卿率其仲季恪遵遺訓扁思義于中堂介友人求余為之記之余聞其言敬其意而不敢拒也昔者洙泗之上格言昭垂而有九思之目始之以視聽貌言之思終之以見得思義思至于九聖門所以垂訓者備矣李氏所以名齋其義有所在然思而必在義其于義利之辯可謂知所決擇矣夫見得思義非事至而後為之思也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思則心之精神所以酬酢事物而使之各中其度而不忒者也聖賢學問之功惟思為謹

操而常存此思也定而能應此思也惟其用功篤志思之在我者一而不二純而不雜先有以主宰乎其内故事至物來各就吾之條理而無爽於義本之正而末之隨也天理在是外物紛至無由而入故思不在于得而在乎義是其謹思之功也他日子路論成人而曰見利思義子張論士之為士而曰見得思義夫以子路之堅强子張之明辯而其用功特在乎此則知九思之目以思義為終聖門高弟猶或難之學者可不致謹于是乎

鯨浦居川陸之會帆檣夜馳輪蹄晝奔莫不逐逐於榮利之徒窮者思通蟄者思奮未得者期于得而長卿兄弟端靖自守澹然無營恪遵先訓以垂裕于後其胄次所存可以想見推其思義之功何行而非義乎故吾樂以孔門垂訓與子路子張所以決擇於義利之辯而爲君告尚勉之哉

時思堂記

曲沃許氏中州望族也孝弟之行著於鄉閭由祖仲玉

翁至其孫君祥三世同一心法前輩名人嘗為扁其堂曰時思搢紳大夫士為之記為之贊為之銘及詩篇成一巨軸亦以示余俾繼題其後余惟時思之義美矣況祖傳之子子傳之孫百年相承如一日是葢人之所難其可不為之書乎然念人子之事親有終身之養有歿身之思文王之事王季曾子之養曽晳行之有常守之不懈此聖賢所以盡道而垂法于後世者也武王率文王之已行不敢少替而曽元之事曽子乃不其然是知

祖子孫三世一心以事親為事之本在古猶難況於今乎故余謂能盡終身之養者乃能致歿身之思許氏祖暨孫所以奉養其親者見於諸賢之記銘詩頌稱贊無異辭則其孝敬之實有以大信服於人矣而又能推其平日奉養之心而為歿身追遠之心即晨昏定省之勤而致其春秋烝嘗之思禮與哀俱至而無遺憾斯豈非人之所甚難乎愚讀禮內則篇見聖人教人以養親之事子事父母雞鳴而起各服其服各事其事躬掃灑問

起居職饘酏治滫瀡一日之內斯須之頃思存乎事事無所不在所謂終身之養也又嘗讀祭義篇而見聖人教人以歿身之思霜露既降則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則有怵惕之心至其祭也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思之所存即孝敬之所存是之謂歿身之思必能盡終身之養而後能致其歿身之思將之以禮敬行之以哀慕如親之在此堂所以致歿身之思也余願君祥書內則於居處之室書祭義於饗祀之堂使世

以扶世道於既墜愧當時之為臣者也五季馮道歷相
四朝身事七姓偷生苟全至其將終猶著長樂老叙自
矜為榮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非人者其道之謂歟是
故君子之秉史筆者於守節之婦為之立傳記姓名俾
其志節有傳於後人苟知王凝妻之為賢則於馮道之
偷生苟全唾棄而不顧矣道晚歳得封於瀛邦猶有指
其生平游歷之處相與言曰是瀛王舊遊之地余每懼
其汚染後人壞亂風俗屢因碑碣間𪫺𪫺見意欲人之

知慕乎古母羨乎馮蓋為世道慮與歐公五代史為節婦立傳同意非徒言也國子安為余言吾里於瀛南之交河習俗篤厚好禮義夫節婦比世閒見無慕於馮也里中有張得山之母楊氏早喪夫父母欲奪而嫁之誓志弗聽家貧子幼舅姑垂白在堂楊氏躬井臼之勞治耕織之事旨甘不廢溫清如節厥後舅姑歿竭力喪祭皆能稱禮斯烈丈夫所難而楊氏乃能行之由少暨老四五十年子壯而後其憂乃釋族黨父兄共高其行名

其所居堂曰節孝謂其守節而能孝求余為之記之余
覊寓也辭不敢當居數月予安再從邑里來致鄉黨之
請益勤余又念瀛為馮道封食之壤其一時貴盛疑足
以移人而是邦是邑婦之義子之孝臣之忠比世而間
見是因人心秉彝之常不待教之率之而自趨於善者
而亦可見漢獻王毛公董子詩書道化所及至於今而
未艾也是其可無書乃題此下方以待作史者採焉

積慶堂記

坤之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儒爲之說曰善以
積言父祖修之身存之心者是也慶以餘言父祖積諸
此身此心所遺子孫者也積之者源也積而成慶自源
祖流非由外至者也其積者深且厚則其成流大以遠
如長江巨河發源乎岷峨積石會百川衆流東注滄海
其流無盡由其源之來無窮也是故仁人孝子深思父
祖積累之艱勤而有上棟下宇以爲安則曰吾祖吾父
之所營構也食而有左饔右粥以爲養則曰吾祖吾父

之所菑畬也以至仕而祿食有身章之榮車馬之奉則又慨嘆而永懷曰吾祖吾父積仁累善乃弗得食其報其報乃在我吾何修而有此乎歲孟春率宗族拜省世墓徘徊顧瞻而不能去尊者老者貴者視其幼者孤者貧不能自存者惻然興嘆曰爾曹皆吾皇始祖一氣之所分也皇祖積慶以逮後嗣吾獨享其成而不能分其惠以及宗黨吾所內愧而不遑安也繼自今仕而有祿食者居而有餘財者各分其有餘以逮其不足喪未舉

者衆共舉之男未室女未家者衆協力以成之老而無以為養病而無以為藥則為居廬以收恤之俾吾祖之德澤均逮後人夫然後有以見松楸而無餘憾矣衆皆曰善遂為約以倡之凡族大而子孫衆多者推一人為約主期以十年買田為庄名之曰義庄漸而益之庄成則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以為養無散而之四方淪而事他業者矣倡斯義者先正范公天下第一流人也規約至今具存海内視以為則古瀛王君成之聚族交河

百有餘年中更喪亂屋廬毀焉惟成之先隱君所居歸然獨存其地近於祖墓自成之晉登膴仕每歸必會族省掃退而序拜斯堂思與父祖弟姪共大廈之覆以推廣前人遺後之澤且將創立義庄如范氏之約屬余為之記之余惟世淪俗斁人有同室藩墻共居越秦憂患吉凶不相收恤者而成之拳拳藹藹之情以睦族為急先務求之當世能幾人哉余用是不敢辭然顧有以補義規之所未及夫祖先所以裕及其後者詩書之業義

規既成幸皆可以為養然不可以無教也延致里中宿儒聚宗族子弟之有志於學者俾之教之各通一經各為一藝無適他途無營他業也席珍待聘懷忠信以待舉可也他年峩冠垂紳於朝廷之上以行其所學夫然後有光祖宗而究顯揚之美流積慶於無窮矣

種德堂記

曰人有問余者曰積善降祥有德必得其壽信乎否耶曰自六經聖賢以來有是言矣奚其不信蓋通天地間

惟理與氣而已仁義忠信理之存乎人者也壽考福澤
氣之應乎理者也理行而氣從有必至之應然必為之
力行之勇要其久而後信子不觀之農圃之事乎稻粱
菽蔬所以種之必生生之必遂者物理之常也然有耕
並壞而登耗之弗齊種同時而美惡之或異者氣有厚
薄使之然耳理其常也氣不可常者也理足以主宰是
氣氣惟理之從其不常者皆可常也是故上農老圃之
事其事也惟其理不惟其氣時而耕之時而布之時而

灌之溉之耘之耔之去其稂莠之害苗者夫然後生意流行無所不及理在是則氣斯應之矣人之有是心猶物之有其實操存涵養之功則栽培種藝之事也操之而存養之而不害理之充於我者無不盡則氣之應乎理者無不周故作善降祥有德得壽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書曰皐陶邁種德德而言種言邁為之力行之勇要其久而後信云耳余寓河間之中城與李君吉甫為隣每造其室見其家庭肅雍長幼順承子孫環侍終日無

惰容以是敬之退而詢諸鄉黨則知吉甫筮仕四方所至以善狀著聞去而見思其强於為善有自來矣吉甫葺堂既成扁之曰種德中子志遠與余遊從最久求余為發其意前既引稼為喻而意有未能盡者復於此而畢其說蓋士生斯世莫不求為有用種學所以種德也種之身以及於家以及於國是其種工非一朝夕所能致也在易地中生木為升山上有木為漸聖人於升之象而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於漸之象而曰君子

瑞雲寺記

區宇中分而釋氏宗教亦判為南北各師其師各道其道枘鑿氷炭不相為謀百有餘年矣豈期車書混同萬里一轍釋氏宗教因是亦合於一淮浙荆楚有志於訪道者絡繹而北燕趙齊魏有志於求師者亦振臂而南南北一家佛道祖教由此而中興噫亦盛矣虎巖大長老奮身淮甸踏遍諸方晚歲簡知九重擢主靈隱方丈以當世第一流主東南第一剎南北學徒充溢錫下動

以千數前是百餘年未之有也虎巖不以地位高峻接引忘倦每示衆曰吾老矣汝諸人有疑速問莫待吾影落空山持鐵鍬而問靈骨乃即錢塘之瑞岡介竺峯靈鷲之間度地數頃據山水要會剏一招提示為退居之計欲學徒篤志求道惟日孜孜非自成已所以成物也中為大殿外為山門左有僧堂右有香積環以精舍游被恩命以瑞雲院開山俾其徒甲乙主掌密近靈隱而自為門户各無相關内外圓成遣一禪人求予作記曰

是吾退居也是吾菟裘也公為我發其意予告之曰進必有退亦物理之常師之道價方隆遽求高退不太早計乎予聞近代尊宿矯世俗興作之弊卜退居於楊子江心者又有卜退居於海門潮上自以為高者予嘗語之曰奇則奇矣而未高也夫居其所當居樂其所可樂何山不可以藏骨至與魚龍爭其洞穴以為退不亦隘乎虎巖之卜瑞雲不幽而深不藏而密樂哉斯丘異乎他人之退居矣吾聖人云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

位行天下之大道道之所在即居之所在進一廣居也退一廣居也三千大千世界何往而不可居何山而不可退乎百尺竿頭更宜進步虎巖勉之

寂照閣記

真谷居士陳君彥祥早歲周遊中原徧交當世名卿巨儒以至外方博達之士無不就而訪之以道充然若有得也乃歸築室高陽之下父子自為師友名其讀書閣曰寂照予過之問焉曰子為吾聖人學乎亦有取於釋

氏語乎聖人言寂釋氏亦言寂義近而理殊不可以莫之辨也居士請予發其意為之言曰夫心一太極也沖漠無朕者太極之本體也寂然不動者此心之本體也方其沖漠無朕一理混然而動靜互根所以生兩儀四象八卦者舉在是矣方其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而道德性命之理所以離為仁義別為五常散為百行萬善者舉在是矣是故未發而寂心體之本然也已發而通心體之妙用也無思非無所思也無為非無所為也其寂

然不動之本體固如是也及夫感而遂通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孰有出於思慮之外者是之謂以一理而貫萬殊義之畫文之彖孔之繫如斯而已矣佛氏則不然其所謂寂即空以為寂心無心也形無形也物無物也以是為體而不能該乎天下事物之理非體也至其動而接乎物境空境也相空相也法空法也以是為用而不能周乎天下事物之理非用也何則寂非空也彼視其身與天地萬物等一虛空露電以原其始而莫知所始

夢幻以要其終而莫適所終是之謂以一空而了萬法體之不能該用之豈能通乎故吾儒異端言寂雖同而所以為寂則異不辨則不明也或曰若子所言寂之為感與寂之為照有以異乎曰自此心之本體而言寂而感者心體之妙用也自學問積功而言寂而照者亦心體之妙用也子不觀之日乎夕而向晦日之寂也朝而升乎天衢無容光之不照者向晦之所息也子不觀之歲乎冬而閉藏者氣之寂也春而陽明發舒萬生被其

光榮者閉藏之所為也人之此心虛靈瑩徹萬善畢備
然非主靜以正其本謹獨以澄其源存誠於幾微毫忽
之間積功於不睹不聞之地何以復此心本體之渾全
輝光日新明明德而靡不周乎故寂照云者學問存養
之功積久而後見非即空以為寂即寂以為明也居士
覃懐人嘗佐大名幕倦遊而歸繪松林秋月為圖著深
衣持麈拂据磐石而坐若思非思其有志於自治其心
者乎其嗣子新篤學好修強毅有守他日必將有用於

世其所涵負殆未可以淺窺也余以羇客來瀛獲交君
父子朝夕所講皆義理之大端故登斯閣喜而為之書

洞霄宮記

道為三極之祖大包宇宙而不見其外細入毫粟而不
見其內生陽生陰神鬼神帝陶鎔千聖槖籥萬象不見
其蹟是故莫大乎天地此道撐拄乎天地莫幽乎山川
此道充塞乎山川道即理理即太極太極本無極撐拄
乎其上無一瞬之或息故曰天柱充塞乎其中無一隙

之不周故曰洞天嗚呼為天柱洞天之說者其知道乎
其至人示以至道之精衆妙之門乎夫天有形道無體
以無攝有誰為之耶天至大洞至小以小納大誰司之
耶天柱即大易統天承天之象老氏天地得一清寧之
旨洞天即大易天在山中之象老氏谷得一以盈之意
無疑矣夷攷往牒女媧氏斷鼇足以立四極非鼇也道
也天柱之喻也元始坐浮黎寶珠十方天神悉入其間
何神也道也洞天之喻也餘杭大滌山洞霄宮為三十

六洞天之一與舒州壽陽天柱為三金堂玉室上通太微奇異神秀不可殫紀漢武立館侯神歷晉暨唐以至宋世累朝禮奉深謹代生高人主張斯道咸淳甲戌臘月不戒於火千礎皆灰會世運更革歸化聖朝山中諸老合力營之既底于成為力勤矣至元甲申六月鬱攸洊作一夕復盡四衆還視於邑太息提點宮事一山郎公如山提舉宮事桂林舒公元一敏毅介特人也不沮不懼宣言於衆曰吾將新之取木他山運粟他所叶心

集思鳩工度材先建庖帑乃築大殿以及餘屋元貞乙未之三月壬子告成金碧瑰麗照映林谷神運鬼工殆不是過朝家欽崇護持視昔有加既成囑余為記余辭不可已而告之曰洞有天天有柱吾言於前矣天中有天盡終言之夫天中之天上極無上是為三境境雖三清則一也又三其為九名雖九清則一也學道之人鍊陽消陰朝夕存存以我之清同造物之清清乎清乎超萬形而不壞者乎遂筆之記

序

孝先詩卷序

人之為善迺已分之所當為非有為而為之也如種之必生炊之必熟種者炊者但知其用力之勤而已為之不怠則種者必能生炊者必能熟皆自然之理也于公自謂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令高大門閭以需之於異日其言果驗然以巳之陰德責報於造物學道君子所不言也余久羇古瀛地與鯨川相接知張氏為

孝弟之門由祖而子而孫傳以孝弟至於孝先不懈
愈勤鄉黨稱之士大夫敬之余雖未識其人知之久矣
一日見此軸以于公陰德為言余語之曰予之德修之
於身行之於家由祖至孫傳之如一日世所為實行不
期報於造物而造物之報常在焉所謂孝弟之道通於
神明者也而豈世俗陰德陽報者云乎哉中庸曰大德
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壽此雖為大舜而言然人
之有一行之修一事之善莫不能不格而孚不感而應

自然而然者也栽者培之豈不信哉子力行不倦其效有不可得而言者願言勉之

送崔壽之序

余讀詩至鄭風子衿掩卷而嘆曰周之東遷未久學校之廢乃至是乎及觀魯頌之泮水其詩曰魯侯戾止小大從公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上以是率其民下以是從其上八章藹然與鄭風我往而彼不來者異矣蓋周公魯公之化在人未泯故其習俗漸漬有以異乎他

邦也河間古文物郡毛公董子之化至今猶有存者士尊名教而貴禮讓遠功利而談詩書出而仕於四方所至皆以興學校崇教化為事然有行之而通者焉亦有率之而不能應感之而未能盡乎者焉是則魯鄭比壤而學之興廢不同其俗使然非士君子所病也崔君壽之河間之秀弱冠從其鄉曲老先生講問經義敏而好修有黨里之譽往歲調官安陽始至即延師儒設講席率郡之子弟執經請疑人肅然知有師道學宮久廢墟

為牧塲前之仕乎此者莫或過而問之君獨以是為戚亟佐其長鳩工度費興頽舉壞闢宫墻拓厦屋像先聖賢而事之春秋歳祀俎豆具設登降如禮長老預在列者浴嗟太息不圖盛事復見於今政將成翩彼飛鴞乃或鳴其不善亟委而去之士論共惜壽之則不以是芥蔕杜門講習忘倦久之乃調廣平之賔幕春仲將發衆為祖於郭南或舉觴而言曰魯僖之化不可以行於鄭校泮林詠歌不可以加於城闕子是行欲興學其毋遽

乎余曰不然士之仕也觀其志之所存及其既仕也觀
其政之所先其所先者乃其志之所存也存之於平居
先之於臨事惟學問君子能之不可望此於衆人也壽
之筮仕之始涖官之初即能以延儒興學為急先務由
其志之所存也在是故其政之所先者亦在是此正壽
之所以卓然過人出處通塞係乎所遭其可以是沮吾
志乎況廣平地大物衆秀民彙興皆有志於道夫豈安
陽可儗余願君舉安陽之已行而行之廣平推安陽之

未及行而究之廣平必致其長於魯僖鄭僑漢文翁之上使人曰路幕有儒者故路之政事皆出於經美聲洋溢主賓俱榮不亦善乎若夫治簿書課功程苟逃曠責刀筆吏類能之不足為君況也乃書此以餞之

送楊善長序

三代盛時耕於野者為民升於學者為士士者民之秀傑千百而一二者也故有選士有俊士有造士由俊而造德成行尊是之謂進士王與二三大臣論其材能而

授之以位公卿大夫由此其選也乃若府史胥徒之屬則庶人之在官者耳蠲其征輸而役之以事官長所舉不以薦之于王是烏得俊造齒哉蓋上之所貴者在士故天下之士莫不知所以自貴風俗淳厚人才衆多用此道也降春秋而戰國王者之制日以隳壞而老學宿儒猶能以道自任不與世變俱遷也當時諸侯大國之君亦知儒之為貴卑躬盡禮惟恐不能致其肯以待衆民異術者而待之乎又降而兩漢選舉之制雖與古異

然非經明行修名為儒者不得在高位國之羽儀民之師表於是乎在其有由他途而進或階曹掾而升不過職錢穀治簿書試以其所長而止耳自是以來千有餘年九流名家並馳爭先而聖人之道儒者之教如三辰麗天清明光潔萬目同仰夫豈以一屈一伸或用或捨而為晦明軒輊乎道如是教如是儒者之所以為貴亦如是萬鈞一羽在我而不在物也河間楊善長家世業儒中間為菽水之養試掾于京俄而風木纏悲以是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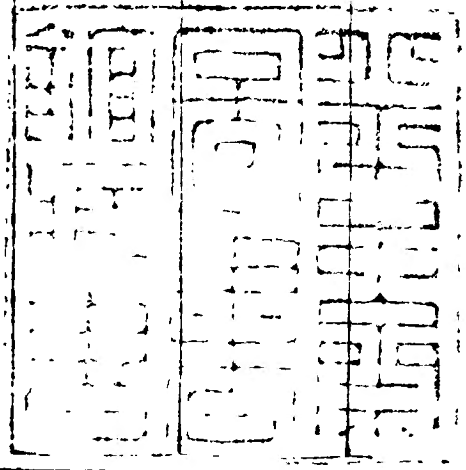
舍既除喪自念祿不逮養乃捨去刀筆之陋復儒冠焉鄉黨以是賢之一日過余具道所以然之故求一言以表其向道之夙忱余語之曰人有下喬而入幽者矣子今捨掾從儒所謂出幽而遷喬子之立志善矣雖然立志非難而堅志為難余願子持之以靜深要之以悠久毋動於榮利毋奪於貧苦毋安於卑近歲通一經以植其大本聞海內有先覺之士必往請質所疑以定學問之指歸使在我者充然實有可恃萬鍾軒冕且不足以

累其方寸庶人在官之祿又何足為涚乎

送穆秀之序

周子太極圖義理之宗也邵子先天圖象數之源也二子發前聖未發之蘊海宇所共宗仰人無異辭也而朱漢上易表乃謂穆君伯長得二圖于華山陳希夷氏以太極圖授周子以先天圖授李之才之才傳之邵子則二圖乃伯長所傳于華山翁者漢上之語其徵信乎近世大儒乃謂太極圖周子自得之學似不以漢上之語

為然盖推尊周邵不欲汨之于異教而伯長付授之功其可没乎嗟夫長江大河行地萬里以趨於滄海而岷嶓積石乃其發源所自江河之大初不以發源為諱也盖伯長傳之周邵二先生推而衍之伯長傳其圖二子得其圖外之心由是成通書成皇極經世流衍盛大以至於今如長江大河汪洋浩博東注於海而伯長之傳則岷嶓積石之發源有不容靡也穆氏裔孫少見于南方余羇寓古瀛乃得與秀之相識伯長先生之裔孫也

捧憲檄廵行屬郡潔廉自將端靖無擾民譽文歸公退
之餘坐驛手不釋卷或遇儒生質疑辨惑亹亹不倦其
學厥有自來信乎其為伯長之裔孫矣將還求余贈行
語余謂秀之子之職業優矣子之才具美矣子之仕進
有梯矣余所望于子者修明爾祖之學以顯爾祖之道
且以淑爾身使天下之人知太極先天二圖之所自來
非吾子之當務乎盖周子通書邵子經世書觀物等書
皆圖外之心而近代晦庵朱子著太極解義及易啟蒙

等書又所以推明周邵二子之學其書浩博不可涯予
勉讀之道在是矣